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七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

昔孔子假年學易於子夏子貢許其可與言詩明他弟子不能與也太史公曰孟子長于詩書而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又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孔孟之訓人讀書如此

蓋聖賢以經垂教凡學者脩已治人之術胥于此焉在夫豈拘牽文義膠泥詁訓同固哉叟之見哉自漢儒各守師說專門名家于是有同一經而黨枯護朽此是彼非斷斷說經而經愈晦余觀左氏所載賦詩凡二十五引書據義二十二言易十有七善哉乎鄭夾漈之言之也曰吾于敬仲之筮得互體之說焉于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静為主之說焉于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于泰伯之筮

得繫辭之異于今文者之說焉豈惟易哉凡詩與書

靡不然也洪範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而傳謂之商書

明箕子有不臣周之義巧言之卒章怒孫文子識河

流變遷之始于褰裳蔓草有女同車與蘀兮贈答韓

宣子知毛鄭之說之有所自而朱子概斥為淫奔有

未安嗚呼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

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

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

而弗荅即知其有敗亡之禍微特士大夫也穆姜以一淫婦人而占易而知筮史之非賦詩而拜大夫之辱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于人心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間哉後世遭秦滅學漢儒掇拾于煨燼之餘或經口授故有南北之説經各異于是詩有齊魯韓毛書有古今文易有連山歸藏周易而春秋之經學亡矣輯左氏引據詩書易三經表第四十七

易

莊二十二年陳敬仲奔齊

傳　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

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

傳　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毋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

閔二年成季以僖公適邾

傳　成季之生桓公使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僖十五年晉秦戰韓傳

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又戰韓傳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

台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

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

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僖二十五年
晉侯勤王傳
子犯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

宣六年鄭公
子曼滿傳
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

宣十二年晉
楚戰于邲傳
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成十六年晉
楚戰于鄢陵傳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襄九年穆姜
薨東宮傳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君必速出

說	年	傳
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襄二十五年	齊崔杼娶棠
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	襄二十八年	諸侯如楚傳
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	昭元年晉侯	有疾傳
曰南國蹴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蹴王傷不敗何待	昭四年叔孫	豹卒傳
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昭七年衛立	靈公傳

姜傳

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

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離火也艮山也離為

衛襄公嬖人婤始生孟縶已又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遇屯又曰余尚立繫遇屯之比以示史朝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

歸也

昭十二年南

哀九年宋公

蒯聵季氏傳

伐鄭傳

火火焚山山孟非人也將敗於人為言不列于宗不敗言為讒純可謂長且其離為牛故曰睽曰利達侯其名曰牛謙嗣吉何建建不足飛不翔非嗣也二卦垂不峻翼不皆云子其建廣故曰其為之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

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吉未也

占易共十七

詩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適諸國傳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

文四年衛甯俞來聘傳

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拜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于

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傳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

文十三年鄭伯會公棐傳

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

成九年季文子致女傳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

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襄四年穆叔

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襄八年范宣

襄十四年會

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襄十四年伐

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襄十四年衛

如晉傳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使行人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

子來聘傳

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

子向傳

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戎子賦青蠅而退宣子使即事于會

秦傳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

侯出奔傳

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以怒孫子蒯懼

年	事
襄十六年穆	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襄十九年季	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襄十九年穆	
襄二十年季	
襄二十六年	

叔聘晉傳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武子如晉拜師傳

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叔會柯傳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武子如宋報聘傳

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齊侯鄭伯如晉傳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襄二十七年

齊慶封來聘

傳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襄二十七年

會于虢傳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請皆賦以

襄二十七年

楚薳罷如晉涖盟傳

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于楚國

襄二十八年

齊慶封來奔

傳

叔孫穆子食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

襄二十九年

公在楚傳

公還及方城聞季武子取卞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車何為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卒君既武亦以覲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

也宜哉

亦不知

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卒享文子謂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昭元年會于虢傳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其可哉雖可不終

夏四月鄭享晉魯曹之大夫傳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

昭二年韓宣子來聘傳

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

昭三年鄭伯如楚傳

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傳

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

欲也又何不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

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敢也遂如齊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傳

宣子曰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

昭十七年小邾子來朝傳

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昭二十五年叔孫婼聘宋傳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賦不出鄭志皆獻馬馬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

賦詩共二十八

尚書

隱六年鄭伯侵陳傳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莊八年郕降齊師傳

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杜註夏書逸書也

僖五年晉假道伐虢傳

宮之奇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僖二十三年晉懷公殺狐突傳

卜偃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僖二十四年鄭殺子臧傳

子臧好聚鷸冠鄭伯殺之君子曰詩云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杜註逸書

僖二十七年晉侯作三軍傳

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君其試之

文五年晉陽處父聘衛傳

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

文七年晉郤缺謂趙宣子傳

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盍使睦者歌吾子

宣六年赤狄伐晉傳

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宣十五年晉侯賞中行桓子傳

羊舌赤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成二年申公巫臣諫納夏姬傳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

成十六年晉楚戰鄢陵傳

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成十六年晉郤至獻楚捷傳

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

襄十三年晉侯蒐于緜上傳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傳

賊武仲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明言茲

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襄二十三年

臧紇奔邾傳

仲尼曰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

襄二十六年

蔡聲子復楚伍舉傳

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若不幸而過寧

是圖

襄三十一年

公作楚宮傳

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

之謂乎

襄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論楚令尹傳

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

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

昭十四年

叔向斷獄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韓宣子命叔魚斷其獄叔魚受賂蔽罪邢侯邢侯怒殺

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僭無濫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是宮也

而愛之也

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

哀六年楚子

哀十一年吳

引書據義共二十二

軫卒傳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將伐齊傳

子胥諫吳王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不如早從事焉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余年十八歲執經高先生即令讀周禮二十一先府君見背從授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已而漸及通經當時深信篤好見有人斥周禮為偽者心輒惡之五十以後輯春秋大事表凡十四年而卒業乃始恍然有疑非特周禮為漢儒傅會即儀禮亦未敢信為周公之本文也何則周禮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會之疏數幣賦之輕重牢醴之薄厚各準五等之爵為之

殺而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儀禮有燕禮以享四方之賓客聘禮以親邦國之諸侯公食大夫禮以食小聘之大夫而覲為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其米禾薪芻有定數牢鼎几筵籩豆脯醢有常等靡不釐然具載是宜天下諸侯卿大夫帥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却百牢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折服強敵也甯俞之不拜彤弓及湛露叔孫

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未聞述儀禮燕食之禮以固辭好惠也郤至聘楚而金奏作于下宋享晉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雖恐懼失席而不聞據周公之典以折之他如鄭成公如宋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楚子干奔晉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而楚靈大會諸侯問禮於左師與子産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皆不言其所考據各以當時大小強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多聞之士而於周公

所制會盟聘享之禮若目未之見耳未之聞是獨何與若周公東之高閣未嘗班行列國則當日無為制此禮若既行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弁髦王制不遵法守歟不應舉世盡懵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矣而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周官互異家語言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其詳不可得聞夫書為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而忽然出于漢武帝之世

其為漢之儒者掇拾綴緝無疑雖其宏綱鉅典未嘗不稍存一二而必過信之為周公所作則過矣余從事經學五十年始而信中而疑後乃確見為非真傳有之疑事無質直而勿有請以質當世好古之君子後日論定者亦將有取于余言也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七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八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左傳杜註正譌表

昔杜元凱作春秋釋例世人未之重獨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氏當亦孤行至今百世遂為定論然愚嘗受其書而反覆之杜氏之最精且博者

莫如作長歷以正春秋之失閏作土地名以攷列國之地理其學誠絶出古今至其觧釋經傳不無齟齬而其㝡大者尤在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傳註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復于隱元年宰咺歸賵昭十二年子産辭享禮二傳疏通而証明之杜氏釋經既誤遂以此斷據朝廷大典為一代定制後世謂杜氏短喪其詳具見晉志考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博士張清議皇太子宜從權制除喪即吉陳

逵議以為宜終服三年有詔更詳議時預為尚書建議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皇太子宜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盧欽魏舒問預証據所依預云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曰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議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制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

得禮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旣葬除喪服諒闇之証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因遂具議為奏奏上詔從其議皇太子卒哭除衰麻時預議初出内外多恠之或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乃使博士段暢博採典籍為之証據可垂示將来嗚呼元凱歴事至久讀書至深親見當世行三年喪者多飲酒食肉宴樂

嫁娶不循軌則況以天子之喪勒令天下士庶皆從
重服勢必小人皆違法犯禁君子皆狥名失實以為
制不稱情讀春秋而見當日諸侯之例皆既葬成君
列于會盟不知此自當時之失禮非先王本制也欲
執此為定制令上下可通行為短喪者立赤幟論者
謂其得罪名教豈過論哉嗚呼元凱釋春秋而至倡
為短喪歐陽永叔援儀禮而至倡為兩本二父經術
之誤害于政事千古同病不可不戒也謹條列其註

左數條與其當日所建白列諸簡端令後世考古者知別擇焉

輯春秋左傳杜註正譌表

隱元年秋七月宰咺歸賵傳弔生不及哀杜註諸侯以上既葬則衰
僖三十三年葬僖公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杜註既葬反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杜註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
襄九年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十二月同盟于戲晉侯以公宴問公年曰
襄十六年葬晉悼公傳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晉侯與諸侯宴于溫

麻除無哭位

諒闇終喪

孔氏正義曰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晉書杜預傳云泰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

虞則免喪故云卒哭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于卿大夫

正義曰大夫士自初死至于卒哭晝夜哭無時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惟

胡氏曰雖葬先君尚為嗣子蓋未踰年未成君也杜氏謂既葬成君失之矣

呂氏東萊曰成君在踰年而不繫乎葬也文公已葬而子惡猶以子稱卒

高氏閌曰諸侯未踰年稱子葬丘之會宋公稱宋子

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

杜註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禮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于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

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尚書集議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問預証據所依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

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于此除喪全不復哭也又曰諸侯七虞每虞間一日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同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此言虞則免喪者謂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為卒哭也

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遣使書曰蘇侯著其惡也

案杜氏謂既葬成君是即其既葬免喪之誤蓋一錯則無所不錯

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案冠是嘉禮之大者而穆姜為襄公適祖母當服承重三年今以五月既葬免

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案既葬除喪服杜說已為非禮此則踰月而葬既葬則改服而烝祭與諸侯宴且使諸大夫舞責高厚之歌詩不類晉之君臣于是

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証也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乎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

喪便可舉行冠禮比宴樂更甚此當日諸侯失禮之大者而孔氏于昭十五年傳以為傳皆無譏此逄迎杜註之失而尤害理也無人心矣而孔氏于昭十五年傳云皆無譏此尤悖義傷教之大者

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是既葬應除而違亮陰之節也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絰帶既葬

而除亮陰終制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盖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亮陰終制此定禮也議奏詔從

之

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六月葬鄭簡公

杜註子產辭

昭十五年景王葬穆后傳十二月晉荀躒如周送葬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三年之喪

附尚書說命

王宅憂亮陰三祀孔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

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故

附論語子張

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享為簡公未葬故明既葬則為免喪

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偪於楚以固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

雖貴遂服禮也

杜註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

正義曰傳稱既葬除喪譏

為默不言信謂信任冢宰也案杜譏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君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為凶廬孔安國及杜預俱不用

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何註孔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邢昺疏曰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

已而行於情可許諸侯相享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為得禮

王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也此言除喪當在卒哭而上下杜註多云既葬除喪者以葬日即虞實即卒哭卒哭與葬共在一月故多舉葬約畧言之以葬是大禮書於經故也

晉書杜預傳云古者天子諸侯齊斬既葬服除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是知三年喪畢謂心喪畢也

案邢氏疏論語亦引杜氏之説謂既葬除服心喪三年用為証據杜氏作俑之罪不小

又曰王一動而失二禮

杜註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

正義曰以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樂必不可也襄十六年葬晉悼公平公即位

與諸侯宴于溫襄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

已上係杜氏論禮之誤其說具見叙中孔氏云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則孔氏已心非之矣

桓十五年邾	桓十六年傳	莊三十二年	宣八年楚人	成九年城中

人牟人莒人來朝
杜註牟國今泰山牟縣彙纂以為今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
案杜佑通典登州治蓬萊

衛宣公使伋子如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
杜註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
成二年戰于

城小穀
杜註今濟北穀城縣後為管仲采邑
案左氏傳于齊桓城穀而寘管仲之言遂謂此年城小穀即此考齊地之穀經傳凡六見皆止稱穀無稱

滅舒蓼
杜註舒蓼二國名
孔氏正義曰二國名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舉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

城
杜註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江南通志曰晉書志東海郡無廩丘縣考後漢書志當作厚丘今為海州沭陽縣廩丘是齊邑左傳襄二

縣春秋時牟子國亦曰東牟郡在濟南府治東九百十五里或疑去魯太遠不應來朝然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杜註云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案今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去魯更遠介可來朝何獨于

公羊傳師從齊師于莘

杜註莘齊地

案杜氏以莘兩屬齊衛非也陽平西北有莘亭道阨險自衛適齊必由之道與地志亦云陽平之莘有二子爭死處今東昌府莘縣

小穀者蓋齊自有穀豈可强以小穀為穀城耶又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李氏廉曰齊桓有功于魯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未見有功之迹安得為管仲城之孫氏復謂宜從穀梁註為魯邑曲阜縣

復故楚今更滅之

趙氏鵬飛曰舒同宗而異國故謂之羣舒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也杜氏以舒蓼為二國昧矣舒庸舒鳩豈亦兩國乎

案木訥之言甚當杜註兩國正義謂轉寫之誤是矣更引土地名

十四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杜註云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此誤也當是厚字譌作廩字而舊唐書註云沭陽漢廩丘縣是又因杜註而誤矣

案沭陽兩漢書及晉書志俱云東海郡厚丘縣南齊志曰北東海

年而疑之乎當以通典之言為定杜註非也

北有苹亭故城觀寗傳云及衛地下云師從齊師于苹本自直接則苹為衛地傳文明白可見因中間有韓獻子將斬人數句文氣隔斷又以從齊師三字遂更指為齊地此看傳文不精細之故也高江邨云苹

西北有小穀城杜註殆傳會左傳而誤也詳見三傳異同表

謂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更誤羣舒猶言衆舒豈可謂之一國乎又云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尤謬蓼與舒蓼自是兩國楚自穆王滅蓼而莊王嗣興至此年僅隔二十二

郡厚丘縣至後魏始置沭陽郡後周改為沭陽縣以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至今不改輿地志云厚丘廢縣在沭陽縣北六十里又後漢志厚丘縣註云左傳城中城杜預曰縣西南有中鄉城是魯中城

原跨兩境齊衛皆得有之是時晉師自衛來至齊疆終是回護杜氏之說耳詳見都邑表

年正當綦戾吞併之時豈能復封樹小國侍莊王更滅考桓十一年傳鄖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註蓼國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八十里文五年傳楚滅蓼杜註安豐蓼縣在今河南

之為厚丘厚丘之為沐陽源委歷然而杜註厚丘之謚為廩丘無疑矣東郡廩丘縣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七十里係齊邑與魯無預一云中城魯內城先儒及近日方望溪先生俱從此說應並存之

汝寧府固始縣東北此年楚人滅舒蓼杜無註高氏地名攷謂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故舒城本為三國地亦遼遠若以為即文五年所滅之蓼杜明註在安豐與吳越地懸隔如何下文云盟吳越而還乎杜

又案先儒云魯城中城因楚伐莒莒潰以無備故故懼而城之莒紀鄣邑在海州贛榆縣西魯中城邑在海州沭陽縣二邑本鄰近楚伐莒事又在本年情事想當有之

襄三年傳楚子重取鳩茲至于衡山　杜註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

昭五年傳吳敗楚于鵲岸　杜註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高江村曰近志云今廬州府舒城縣西北有鵲亭即杜預所云也然遂射自夏

昭十二年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　杜註鮮虞在

誤孔更誤

昭二十一年傳敗華氏于新里　杜註華氏所取邑　案下文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

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　杜註即祝其　案南畿志云祝其故城在今江南海州贛榆縣西五里即春秋時夾谷漢為縣宋省考兩漢書及晉書志

縣南
案杜註衡山甚謬鳩茲城在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烏程爲今浙江湖州府附郭時吳都尚在無錫從無錫至湖州尚三四百里楚兵不應反過吳都也當塗縣東北六十里

汭出遠啟疆別從江道交戰不應在楚之內地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州即古鵲岸也此說可通今江南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尾州又池州府銅陵縣北十里有鵲頭山高聳臨江故江曰鵲江

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
高氏曰漢沾縣屬上黨郡

姓居於公里亦如之意亦城內里名如子產居東里之類耳且前云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以守則已與宋分國而居安所事邑大敗之後仍圍南里明年始從南里出奔楚是華氏始終

俱有祝其縣宋南齊志則云祝其利城二縣寄治于京非本縣矣贛榆北至曲阜魯都有三百餘里而齊更在魯北齊強魯弱豈能屈駕至魯之南境而與會魯又何苦越其國都而會齊于國之南鄱耶舊說以

有橫山橫與衡古通用俱在太平府此說得之

岸曰鵲岸

晉屬樂平郡地在太行之東去中山絶遠劉炫駁杜曰齊在晉東偽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在鮮虞之東明矣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

不離宋城内未嘗更有新邑也

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臺為齊魯會盟處猶以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而以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若海州贛榆則斷無

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為一安得以昔陽為肥國之都昔陽既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纍城謂肥名取於彼乎肥為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而建都

是也齊魯以泰山為界史記明云其陽則魯其陰則齊豈有越今山東兗州沂州二府而遠會于江南之海州于勢則不便于情為非宜此蓋與楚子重克鳩茲至于衡山謂衡山在烏程縣南同一誤也

于樂平之縣也二十二年傳云荀吳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為鼓都信矣既云鼓都何以復云肥都是說也孔穎達嘗反覆辨之意在回護杜氏輾轉支離至末後之說仍

依然折而入于劉蓋杜見滅肥之文繫于入昔陽之下遂疑昔陽為肥都而不復計其乘于滅鼓之傳今案前後漢志及水經注所稱皆同劉說當從之

案高氏此條極為精細肥國都當以杜註鉅鹿下曲

陽為是樂平沾縣之說非也劉炫云肥鼓並在鉅鹿鼓都在真定府晉州州治即隋鼓城縣開皇十八年以昔陽縣改置足知昔陽為鼓都非肥都也肥都在真定府藁城縣西南七里魏收志藁城有肥累即杜

註鉅鹿下曲陽北之肥累城也若沾縣之昔陽乃在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東五十里俗呼夕陽城相去絕遠非也

已上係杜氏地里之誤

桓十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

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

僖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

杜註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不知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之事但本事異冬隨本而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常也杜註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

申生傳四年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杜註書春從告 案經書春不書月數益春二月也晉用夏正晉之十二月為周之春二月晉以

弑其君卓傳九年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杜註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杜註經書十一月從赴 案傳之壬戌即經之壬戌九月十一月乃夏周正之

書之耳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正義曰杜註既以冬屬之十一月但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校歷數此

正義曰經雖書六月實非六月故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此辛未為七月之朔由置閏失所誤使七月為六月也案傳云非常者以六月為夏正四月是正陽之月不比隨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牲以救

十二月告魯史自用周正改書春耳杜謂以晉人赴告之日書之非也

案晉之十一月為周之春正月為夏正周正恒差兩月之明驗傳從晉史而經自用魯之簡牘爾正義從杜謂晉赴以今年弑者非也

異名耳杜謂從赴且以傳之壬戌為九月十三日經之壬戌為十一月十四日恐相亂故顯言之尤非也豈有九月戰而以十一月敗者乎

年閏在六月節氣須早一月而正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

業經書冬而下有十一月是夏正八月正是不時書之以示譏也若以為時則常事不書矣桓公篡弒之君舉動妄作固所應有何

之是特發例杜以為置閏失所實非六月誤矣下文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亦之為言豈亦非常月乎

必曲為解釋今斷為傳誤

已上係杜氏時日之誤

殺大夫書名

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 杜註申侯專利而不厭故稱名

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 杜註奚齊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

僖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杜註以私怨謀亂國故書

僖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 杜註咺見殺稱名者訟君

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杜註以作亂討故書名

文十年楚殺

宣九年陳殺

位未為無道名

而里克累弒

二君故稱名

以罪之

楽杜此解尤謬倘若君無道弒君之賊將稱字以褒之乎

宣十三年晉

宣十四年衛

求直又先歸

立公子瑕故

罪之

成八年晉殺

其大夫宜申

杜註謀弒君故書名

其大夫洩冶

杜註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

正義曰情色之惑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

殺其大夫先縠

杜註書名以罪討

殺其大夫孔達

杜註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

其大夫趙同趙括

杜註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子洩冶進無匡濟遠棄退不能危行言孫忘遽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

案此段杜孔之論有傷名教責洩冶不能早諫則可至謂其直諫取死不為春秋所貴是以緘默苟容者為賢以捐軀

案杜此解尤牽強同括為莊姬所譖而死無以為之辭乃根究邲戰一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拘牽之獘至于如此

犯難者為不肖也孔氏謂其懐寵不去王氏經世有言必欲皆為子哀叔肸則亂世何賴有君子左傳假託孔子之言而正意復遠引家語謂孔子論此事洩冶不得同于比干是朝廷自一二宗族大臣外舉無

一可諫者也豈不為世教之罪人哉

成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杜註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杜註書名罪其貪

襄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杜註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

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杜註書名罪其專國叛君

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

杜註甯喜弒剽立衎衎令雖不以弒剽

昭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杜註書名惡之

昭五年楚殺其大夫屈申杜註書名罪

所惠

昭八年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杜註與招共

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註無極楚

致討于大義宜追討之故以國討為文而書名

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杜註懷土而

之

穀偃師書名之讒人究所欺大國故罪

罪之明知而信近而書名

小人以取敗

故書名

案杜此解尤無聊据傳卻究何嘗親近費無極乎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

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

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

及其大夫孔父	杜註孔父稱名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君故貶之	
及其大夫仇牧	杜註仇牧係宋卿不警而遇盜故書名	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
及其大夫荀息	杜註荀息本無遠謀從君于昏故稱名	業荀息從君于昏信有之然以為稱名之故則非也杜蓋與孔父仇牧同一誤

劉氏敞曰春秋已名其君于上不得字其臣于下所謂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如杜之意乃當名君字大夫顛倒人倫乎

氏每以名字為襃貶因書名而求其所以書名之故曲為之說以貶之因書字而求其所以書字之故曲為之說以襃之其病甚大

大夫出奔書名

襄二十一年	晉欒盈出奔
襄二十三年	臧孫紇出奔
襄二十四年	陳鍼宜咎出
襄二十八年	衛石惡出奔
襄三十年鄭	良霄出奔許

楚 杜註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故書名

邾 杜註書名者阿順季氏廢長立少以此奔亡罪之

奔楚 杜註慶氏之黨書名惡之

晉 杜註甯喜書名惡之

杜註嗜酒荒淫書名罪之

昭元年楚公子比出奔晉 杜註書名罪

昭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 杜註合比事

昭十二年公子慭出奔齊 杜註書名謀

昭十五年蔡朝吳出奔鄭 杜註朝吳不

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之

棄楚國弒君而比出奔有何可罪孔氏逢迎杜意乃曰齊崔氏宋司城無罪則書氏書官比無罪狀弟出奔無可善無可惡即是罪比得無叫究于地下乎

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

案合比為寺人柳所譖而奔無辜之甚孔氏乃謂其請殺寺人柳求媚于太子而欲殺君之寵臣是宜罪此真所謂羅織也

亂故

劉氏敞曰愁患季氏强公室弱與公謀去季氏此則季氏之仇而魯之忠臣矣謀泄事變卒為强臣所逐豈謀亂者哉苟使愁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

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案朝吳被無極之讒萬萬無可罪而杜乃謂其不遠讒人是朝吳于死後更受一重究抑矣

杜註與君爭而出書名惡之

定四年楚囊瓦出奔鄭　杜註書名惡之

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曹　杜註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　宋公子地出奔陳　杜註貪弄馬

定十四年衛趙陽出奔宋　杜註書名者親富不親仁　衛公孟彄出奔陳　杜註書名與蒯聵黨罪之

哀四年蔡公孫辰出奔吳　杜註弒君賊之黨故書名

哀十一年陳轅頗出奔鄭　杜註書名貪也　衛世叔齊出奔宋　杜註書名淫也

以距君命書
名罪之
宋公之弟辰
暨仲佗石彄
出奔陳
杜註辰恣而
將大臣出奔
仲佗石彄為

辰所牽帥俱稱名罪之也

以上係杜氏稱名之誤殺大夫無不稱名之理而杜乃以稱名為貶至以洩冶之直諫而死與里克甯喜之弒逆同科大夫奔無不稱名之理而杜以稱名為貶至以公子憖之為國除惡與欒盈良霄之叛臣同罪一字之誤玉石俱焚其以稱字為褒則如司馬華孫來盟謂其憂國舉職而不知其為

公子鮑之私人也足知名字褒貶之例斷斷不可通于春秋

莊十二年傳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杜註殺督不書宋不以告

僖十五年秦晉戰韓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　杜註秦伯之軍涉河則晉

又戰韓傳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案涉河兩字當粘上吉字讀是卜徒父口中語非敘事也言當渡河取晉地耳

又戰韓傳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杜註若將晉

僖二十三年重耳適諸國傳秦匜沃盥既而揮之　杜註揮湔也　正義曰懷嬴奉匜盛水為

案晳相宋公兩世為國正卿共二十八年宋豈有不以告之理其告亦必先于赴自是仲尼削之也晳係弑君逆賊得逭天討至晚年乃見殺幸矣雖魯史書之聖人當特削以明春秋之義杜氏于晳無貶而反

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已故詰之

案侯車當作侯車謂採候之車如後世哨騎相似蓋秦伯之偏師耳卜徒父筮之而偏師先敗秦伯以其言不驗故詰之對曰此敗

猶襄二十八年慶封傳曰克見血左氏峭句文法往往如此其實秦未嘗涉河也若說是秦伯之軍涉河則秦在河西晉在河東疆界甚明韓為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既涉河而東矣安得復有韓地乎杜解尤

侯入則夫人或自殺

案兩歸字俱當貼晉侯身上說入謂入廟獻俘即下文云殺之也秦伯云獲晉侯當好好送歸若殺之將以喪歸焉用此左傳厚為之禮而歸之史記越世家

公子澆水洗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

案揮字只當作揮使遠去之揮為嬴是故懷公之妻重耳初時未知奉匜沃盥猶言侍執巾櫛既而知其為姪婦揮令遠去欲以避嫌故下文懷嬴怒曰卑我

以仇妝為貶不亦誤乎

乃大吉也三敗之後必獲晉君一時間答神氣是如此乃字方有來歷若說晉侯車敗秦伯得勝無緣要詰乃字亦轉不去矣杜又牽強說秦伯不解疑敗在已故詰則秦伯不應贈賻至此車中消息勝負瞭然

錯

又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正義曰如杜意則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案此解更謬去當作平聲

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歸字多如此用法且下文有必歸晉侯可証文義本易解若如杜說則喪歸當屬夫人夫穆公在外夫人在宮中即自殺亦不得云喪歸歸字無着落矣或疑秦伯未必如此長厚予謂

也玩既而二字是中間畧停少頃與上汏盟是兩事杜註即黏定上說解作揮水之揮謂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似公子此時已帶調戲之意正與當日情事相反

何至錯認劉氏炫亦說是秦伯車敗謂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不應專屬之晉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孔氏又駁正之曰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故知是晉侯車敗尤迂滯可笑

讀與驅通驅與狐俱入七虞韻凡占辭無有不協韻者詩小雅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去亦作平聲讀也此三去如易王用三驅相似凡田獵之禮皆用三驅此言秦車三敗之後三次整兵前進必獲晉君也解作

此非長厚乃勢有所不得殺也晉實强大殺之則晉之臣子致死于我秦烏得不畏觀下丈言其後必大姑樹德以待能者秦穆之心事可知矣殺晉侯直一匹夫而有莫大之仇歸晉侯則外施不殺之恩而陰

若然則秦是伯爵應稱伯車楚是子爵應稱子車乎又謂晉侯車三敗是車有敗壞非兵敗九牽强車敗不過如鄭伯之車僨于濟一乘兩乘之類耳若說未交兵兩軍相去尚遠晉軍偶然顛躓秦何緣知即知

敗壞而去拙滯可笑

有得地之實秦早籌之熟矣故以厚歸之言實出本心并不待夫人之登臺履薪也

亦何必着急而問查正字通侯與候古人本通用尚書禹貢五百里侯服孔氏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射義射之有侯所以侯中否明工拙也王制疏引元命包云侯者候也候王順逆故謂之諸侯如此則侯字

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

不煩改讀已當作俟字解孔氏疏尚書禮記已有的訓何獨于此處不引作証反多此牽強之說乎

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杜註內殺大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杜註文公闕

文十三年太室屋壞杜註太廟之室

惠公卒杜註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　案二十四年當係二十三年之誤晉之九月為周之冬十一月傳因赴告從晉夏正而經自用周正耳經

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　案此刺字直訓殺字爾雅釋詁刺殺也說文云刺直傷也與周禮三刺之義不同周禮司刺之刺蓋取審

杜註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郊祀望而祭之　正義曰公羊以為祭泰山河海鄭玄以為祭山川之名諸侯非其地山川則不祭且魯境不及于河

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案汪氏克寬曰春秋書猶朝于廟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謂朔雖不告而朝廟

正義曰天子之廟上為重屋此是太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太廟全壞也　案杜孔之誤吳氏澂已駁之詳三傳異同表而家氏鉉翁獨取其說謂魯用王禮有太廟有文世室武世室周公廟居中魯公武公

傳所載時日本合杜氏不解秋冬為夏正周正之別又承四字之謬而不改遂謂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世豈有不告已之即位而先告先君之喪之理乎另有論見闕文表後

察之義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問之而已漢武帝置刺史奉詔察州亦取刺察事情之義不訓殺也彙纂云自鄭康成誤釋周禮之刺為殺于是杜氏預以下皆引三刺之義以釋

張氏洽曰鄭杜恐臆說蓋天子四望魯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書曰猶者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境何為言猶以譏之乎公羊必有所受之矣案分野國中之說乃賈逵服虔鄭玄之舊說也杜氏

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氏亦云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意

為兩世室經書太室謂太廟當中最尊之世明是周公廟其謬尤甚武公乃季孫行父所立本是瀆祀明堂位傅會為武世室況立在成之六年此時尚未有何得援以為據乎當從公穀伯禽廟為是

此經胡氏傳亦用之不知公子買正是無罪而枉殺公實畏晉又畏楚殺一子叢以首鼠兩大國之間其事甚曖昧豈得昭然用三刺之法令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乎惟公羊傳云内諱殺大夫謂之刺

襲用之其意以三望原合禮將廢郊天而脩小祀故譏不知成王賜魯重祭三望原與郊禘而並錫魯僭由來久矣視為常事不悉書因事而書以志前之非禮耳

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杜註大夫喪

家氏鉉翁曰殺無罪大夫春秋所深惡故不書殺而書刺蓋知其無罪而殺之幽闇之中其義為得之矣

宣九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杜註靈公惡

宣十一年楚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杜註二子能

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邲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

昭五年舍中軍杜註罷中軍季孫稱左師

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崇仁孝之教故特錄赦喪歸以示義

案赦慢天王棄君命罪在不赦魯誅之可絕之不為立後亦可乃更歸其喪晏

不加于民故稱臣以弒

案靈公明淫殺諫無道已極而杜氏為寬之此為例所拘强求其說而失之者也左傳于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着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

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强援于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賊討國復功足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人甚之脫扃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

杜註甚教也正義曰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甚為教也

案甚字當依說文作毒字

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案杜氏此言不過因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帥右師而又言武叔退而蒐乘疑叔孟各自為軍故云爾不

然若無是事者此魯政刑之失而三家所由強也胡傳踵杜氏之謬謂聖人以教著叔陸氏淳謂既臣其子不容不受其父之喪夫堯舜不聞以禹之與宥鯀之殛況文伯惠叔又未有大功可贖其父之過乎

有罪也其意謂稱國以弒者為君無道明著弒君者之名示為臣有罪已為大謬不通杜又從而為之說假令靈公惡加于民遂將諱弒君者之名氏乎

業此因左氏有禮之說而其謬更甚焉者也二子從君于昏致君見弒其罪與親弒君無異且先儒謂其奔楚必誘楚子以利縣陳之謀二子實啟之使微申叔時之言陳不國矣如此陷君賣國之徒尚謂其功

解定四年傳管蔡啟商惎間王室哀四年傳少康為收正惎澆能戒之杜于兩處俱訓惎字為毒字此傳亦宜依此解釋若訓作教字恐兩軍相敵無教敵人出險之理宜訓毒字為近情至正義謂脫扃拔旆皆

知此是武叔怯懦不躬出陳而委孺子于敵故孟氏亦懷怨望無闕志五日而始從未敗而先奔不特叔孟與季貳并孟與叔亦互相推諉莫肯盡力此其証也謂左右二軍而外另有叔孫之軍名斷無是理方

昭七年暨齊平傳曰齊求之也杜註齊伐燕

足補過而反責洩冶以責直惡正醜直奬亂崇奸杜氏其不免哉

是教人之語尤不可通二句是叙晉人事脫扃尚不能出險更拔斾投衡乃得出非楚人口中語也

望溪曰中軍既毀則仍二軍矣清之戰季氏為左師孟叔為右師則謂三桓各有一軍誤矣

燕人賂之反

從求平

劉氏敞曰杜氏之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虢燕乃行成也

且齊侯伐燕燕人賂之則傳當云燕求之經當書曁燕乎不當反云曁齊乎也自昭公即位以來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章

灼不疑

已上係杜氏解經傳之誤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蘇老泉春秋論曰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

胡文定因為之說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春秋書法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襃貶係焉嗚呼大夫為諸侯之臣附庸之君下公侯

伯子男一等今君稱名而臣稱字公侯伯子男稱名而
附庸之君稱字於崇卑之分不幾倒置爲此說者不過
欲以名字見襃貶爾於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爲貶至
以洩冶之直諫而死與里克甯喜之弑逆同科以大夫
出奔之書名爲貶至以公子慭之爲國除惡與良霄欒
盈之叛臣同罪而春秋之旨愈晦善乎方氏望溪之言
曰春秋從無書字之法舊以王人子突爲字非也古有
以子某名者如陳子亢介子推之類是也以邾儀父爲

字非也古有以其父名者如齊侯禄父儀行父箕鄭父是也而支離穿鑿之弊掃除過半矣且左傳以儀父為克之字計其年分尤遼遠盟于隱之元年而卒于莊之十六年相距四十六載而儀父又未必以即位之初年而盟也意克為儀父之子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方氏之言得之矣且邾儀父與介葛盧郳黎来均為附庸則不宜有差別今以儀父為字而以葛盧與黎来為名可乎夫大夫之殺與出奔列國無不以名赴而以字

赴之理列國不以字赴魯史何從而得其字魯史既不書其字孔子於百年後更何從追書其字耶杜於凡書名者皆曰惡之必當日俱有字書於簡冊聖人特以惡之而斥其名殊不知大夫既已正典刑與逃竄其本國方深惡痛絕之不暇豈更有褒嘉之辭而以其字赴於諸侯耶且春秋之法果以稱字為褒稱名為貶子貢之徒當必習聞之哀十六年續經何不書曰仲尼卒而書孔丘卒耶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八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九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人物表

昔班孟堅葺漢書列表十其終曰古今人表余讀之殊苦其不倫自邃古羲皇以至孔子下逮桀紂幽厲妲己褒姒夏姬之徒列為九等猥雜已甚且世代遼遠難可悉數以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物號為

極盛無論孔子大聖垂法萬世即如柳下惠之和聖季札蘧伯玉之大賢亦古今罕儷而讒佞亂賊之徒後世之殊形詭狀者亦莫不畢見於春秋之世無他國異政則賢否絶殊世變亟則奸邪輩出也謹就其中區其類為十有三曰賢聖曰純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獨行曰文學曰辭令曰佞臣曰讒臣曰賊臣曰亂臣曰俠勇而以方伎終焉凡孔門弟子之見于左傳者靡不具載所謂附驥尾而名益顯其餘寧慎無濫

而向戍欒書之列於讒臣衛子鮮之不得列于獨行亦春秋推見至隱原情定罪之意云輯春秋人物表第四十九

賢聖	純臣	忠臣	功臣	獨行	文學	辭令	佞臣	讒臣	賊臣	亂臣	俠勇	方伎
共十五人	共十三人	合孝子共二十三人又附二人	共二十一人	共八人又附二人	共十一人	共七人	共十五人倖臣在內	共十五人	共三十人	共八十四人	共四人	共十九人
柳下	衛石	魯孔	周單	魯叔	鄭子	魯展	隨少	晉外	衛州	鄭叔	魯曹	周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惠	碏	父	子	肸	宋皇	喜	師	嬖五	吁	段	沫	州鳩
遂伯	齊鮑	宋仇	劉子	谷	武子	周王	鄭申	東關	魯翬	齊連	晉鉏	晉師
王	叔牙	牧	魯季	曹子	晉叔	孫滿	侯	嬖五	父	稱	麑	曠
延陵	衛甯	晉胥	友	臧	向	鄭燭	晉胥	二人詭殺	宋華	管至	吳鱄	楚鍾
季子	俞	息	齊管	晉介	吳季	之武	童	世子申生	督	父	設諸	儀
先師	鄭孚	宋蕩	仲	之推	札	秦西	東羊	宋寺	鄭高	鄭彌	楚若	魯梓
孔子	皮	意諸	晉原	楚申	楚倚	乞術	五	人伊	渠彌	瑕	乞	慎
子路	晉祁	陳泄	軫	包胥	相	鄭商	長魚	戾	齊無	魯叔		鄭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冉有	奚	治	狐偃	宋子	晉士	人弦	蟜	向戌	知	牙		竈
樊遲	鄭子	吳伍	趙衰	哀	文伯	高	清沸	二人比而	宋南	楚令		周內
有若	產	貞	胥臣	曹公	魯叔	楚椒	雕	殺世子痤	宮萬	尹子		史過
子貢	齊晏	魯叔	秦蹇	孫會	孫豹	舉	楚觀	楚費	魯慶	元		虢史
子羔	嬰	仲惠	叔	子臧之子	衛北	吳公	起	無極	父	周子		嚚
琴張	魯臧	伯	百里	鄭公	宮文	子蹶	衛彌	逐太子建	晉里	顆		晉史
澹臺	孫達	楚伍	奚	孫黑	子	由	子瑕	殺伍奢	克	邊伯		蘇
子羽	叔孫	耆	楚鬬	肱	鄭子		宋向	鄖將	楚世	子禽		卜偃

南宮	敬叔	司馬	牛	秦丕	兹		
婼	子家	羈	晉士	燮	鄭子	罕	魯仲
司馬	舊揚	司馬	戌	公子	閭	晉董	狐
伯比	孫叔	敖	晉韓	厥	知罃	魏絳	吳伍
附	楚熊	宜僚	鄭騶	褚商	人		
太叔	魯臧	武仲	楚子	革			

雎	公子	朝	晉樂	王鮒	齊梁	邱據	楚伍
師	與費無極	比而殺郤	宛	吳伯	嚭	讒殺伍員	魯豎
子商	臣	齊公	子商	人	宋公	子鮑	齊邴
祝鮀	詹父	蔿國	蘇子	齊易	牙	寺人	貂
秦卜	徒父	魯卜	楚邱	之父	周内	史叔	服 相善

孫茂

齊太　史氏　衛世　子伋　公子　壽　晉世　子申

貢　夫槩　王　楚子　西　子期　申包　胥

舉　遂啟　疆　宋寺　人柳

斗　譏殺孟丙仲壬　南遺　與豎牛比丙殺仲壬　晉欒　書

鬬閽　臧　莒太　子僕　魯公　子遂　晉趙　盾

周叔　帶　頹叔　桃子　衛元　咺　楚潘　崇

人　秦醫　緩　醫和　晉桑　田巫　楚范　巫矞

生　沈諸
楚御梁
士棄
疾
伍尚
以上五人
係孝子
魯秦

譏殺三郤　陳夏　魯公
宋寺　徵舒　孫敖
人柳　鄭公　楚鬬
華亥　子歸　椒
二人比而　生　鄭公
譏逐華合　晉欒　子宋
比　書　陳孔
晉范　中行　寧

似
晉梗
陽巫
臯
楚養
由基
晉郵
良

子　梁孚　齊丑　父　鄭唐　荀　楚王　孫由

鞅欒祁讒欒盈范鞅為之徵　荀躒受祁勝賂言于晉侯滅祁氏羊

偃　齊崔杼　衛甯喜　蔡世子般　楚公

儀行父　周王札子　魯叔孫僑如　宋魚

郵王良

于 以上五人係免君子難者

附 隨李 梁 虞宮

古氏更以計逐范中行氏 梁嬰父 惡董安于讒於知伯使趙孟殺

子比 許世 子止 齊陳 乞 陳恒 鄭子 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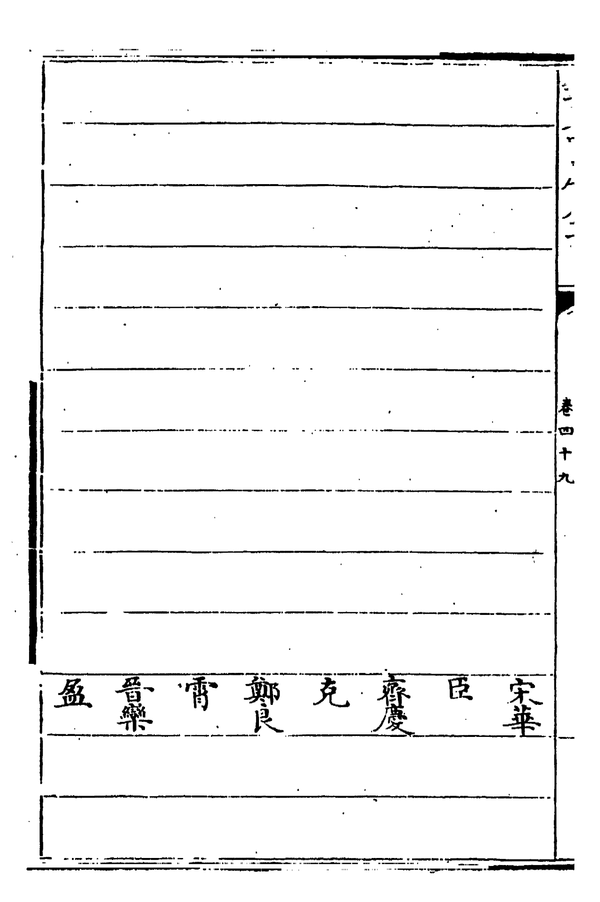
石 向為 人 觧朱 向帶 魚府 鄭尉 止

之奇

之

楚公子圍　蔡公

堵女父　司臣　尉翩　司齊　衛孫林父　甯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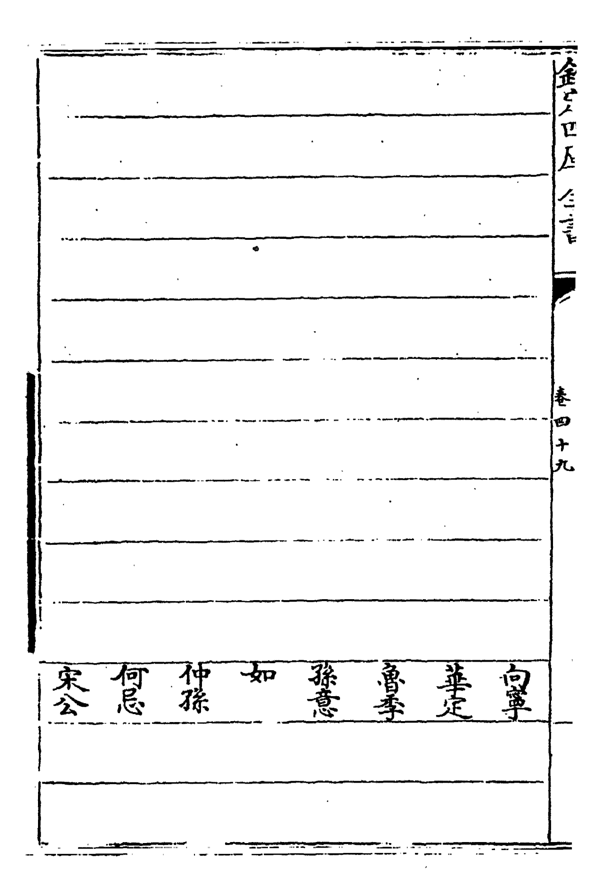


宋華
臣
齊慶
克
鄭良
霄
晉樂
盈

楚申公巫臣　邾庶其　齊慶封　慶舍

盧蒲
嫳
周王
子朝
尹氏
召伯
毛伯
陳慶

虎 慶寅 莒牟 夷 邾黑 肱 宋向 亥


向寧
華定
魯季
孫意
如
仲孫
何忌
宋公

之弟
辰
仲佗
石彄
公子
地
樂大
心

晉趙
鞅
荀寅
士吉
射
宋向
魋
魯陽

虎公山不狃楚觀從蔓成然公子

棄疾

陳侯

之弟

招

公子

過

楚囊

瓦

曹公孫彊
魯司馬鬷戾
季魴侯
衛蒯

軏

渾良

夫

褚師

比

右各項俱極謹慎純臣列士變而不列士會以士會在秦時為秦畫策謀戰故也提彌明之于趙盾董安于之於趙鞅俱以身死難而不得與于忠臣

之列以為私家盡力貪其豢養之恩而不明大義
特與佞倖有別耳鬻拳兵諫不可以訓子文與管
仲同時而專事猾夏華元合晉楚之成為向戌弭
兵之倡趙武韓起文雅優柔使晉伯業不振其功
業俱無足稱故俱沒其名不列楚子西與仲歸謀
弑穆王鄭羣公子謀殺子駟俱事成則為討賊不
成則身族滅而受惡名春秋于楚大夫宜申稱國
以殺而不去其官存恕道此聖筆之權衡也衛子

解托于木門終身不入衛國疑可入獨行然先儒謂其導甯喜以弒君又不忍負甯喜而甘棄其君兄亦未為知道較魯之叔肸曹之子臧遠矣卜齮圉人犖及程滑親加刃於君父而賊臣不列其名以其微者且安知非歸獄罪當坐主謀不使他人得分其罪如後世魏高貴鄉公之死當坐司馬昭賈充不當及成濟也齊襄之弒從死者三人齊莊之弒從死者十人後為莊公報仇者二人然平日

從君於昏苟私于所事烏得謂明于大義得免倖

倖足矣凡兹去取俱有微意不得以脫漏為嫌壬

戌十月下浣復初氏識

鄭莊公論

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以僭擬王室而卒自

受其獘同時衛有州吁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擁强兵

謀奪宗其後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弑其君成師傳莊

伯至武公凡五弑君歷六十七年而卒滅晉獨莊公克

平大懟宗祧無恙論者謂莊公養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歷千百年無有能平反是獄者此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愚獨謂莊公之為人狙詐猜忍無一事不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為過當夫段之作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使莊公而稍孱弱不為衛桓之騈首就夷即為晉之三世有亂其機間不容髮且以莊公之雄才其欲殺段宜無難者而莊公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楚平之殺子干子晳仍使之餬口于四方則所謂緩追逸賊

于親親之道正合穀梁訓克為殺既於實事不符而左傳謂稱鄭伯譏失教嗚呼莊公豈能教段使不為亂哉段恃母之寵愛常謂莊公之攘奪其位其心每憤恨不平使莊公而稍禁戢之適足予以兵端而反噬故母氏請京則聽收貳至廪延亦不發露隱忍至二十二年之久蓋猶有畏名義念母與鞠弟之心非可謂養成其惡也且石碏純臣豈有養成子惡之理而石厚佐州吁弑君石碏熟視十六年不能禁直至問定君之計詭計請

陳而使殺之此實出于無奈而謂石碏之處心積慮成于殺子乎嗚呼于石碏之殺其子則謂之大義滅親于莊公之以罪逐其弟則謂之處心積慮成於殺此見世俗之情私于父子而薄于兄弟遂以此立論而莊公亦實為衆所惡無有肯為之平反者遂至明建文之世燕師軼境猶謂無使朕有殺叔父名蓋猶懲鄭莊之事而卒肇金川門之禍讀書無識千古眯目可一嘆也莊公之罪罪在誓母黄泉為得罪名敎耳使為莊公者誠敬

以感悟母氏涕泣以訓誨其子俾之率德改行而復任為大夫則與周公之誅管蔡而庸蔡仲合矣若其處段固未甚害義也後世于明建文之遜國則譏其不克負荷于宣宗之誅高煦則美其克守先業獨至論莊公則反是春秋之世篡弑相尋往往寛假臣子而苛責君父于稱人以弑則曰君無道也又曰君惡甚矣于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成弟惡而殺之使君父于凡桀驁悖逆之臣子真有進退維谷之勢如此則春秋乃助亂之書

豈可訓乎春秋初年晉未與中國通故成師三世之事不見于經而鄭衛二國則書法顯然著明隱四年書衛州吁弒其君完而桓公前有譏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之罪亦難辭矣隱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稱鄭伯舉爵為無譏段不言弟為削其屬籍書曰克大鄭伯之能戡亂斷以經之書法而春秋君臣之義乃定

鄭莊公後論

嗚呼余讀春秋鄭伯克段傳而竊歎明建文之世其所

以處置燕王者事事與鄭莊相反宜其失守天下而卒不祀也方莊公初立武姜為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以極制防之心而出以慈愛雖係奸謀實關至計而燕王雄踞北平不能移駐他處其失制馭一也鄭莊之時羣臣爭欲除段而莊公持重不發葢欲蓄全力以待其敝而建文失于輕遽今日下罪書明日削護衛周齊湘岷同受縲紲俾之合志併力而僇以謀我其失人心二也段之雄武可埒燕王而又多一姜氏為之内

主而莊公一舉勝之絕不震驚此必有先為不可勝之
計其二十二年之中未嘗一日忘備而建文君臣方粉
飾太平制禮作樂倣周官行井田之制泄泄然不復以
燕兵為慮其疎警備三也嗚呼儒者謀國其居平議論
動謂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于莊公意以藩臣弄兵如
狂騃孺子不久自斃誰知有雄大桀驁如燕王者頓移
天祚此時雖十族以殉何補於國此尤可歎息痛恨者
也夫子删詩于鄭風録叔于田大叔于田二詩于唐風

錄揚水椒聊二詩當日民心之歸向叔段與成師者情勢大畧相似而晉祚卒移于曲沃莊公手平大難宗社晏如夫子大其功而曰克正與錄詩之意相對照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春秋于凡叛臣之入國者一則曰鄭人殺良霄再則曰晉人殺欒盈稱人謂夫人之所得殺絶無憐憫伯有與欒盈之意獨至叔段則曰段無罪莊公養成其惡而殺之從來書法以稱人為貶稱爵為無譏而于亂臣賊子則反是尤不可解嗚呼春秋初年奪

適搆亂之事列國多有而其始靡不由于助亂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桓為之伐鄭未幾而即見殺于州吁州吁弒君魯隱為之伐鄭以定其位未幾而即見弒于羽父鄭莊親受共叔之亂而卒助魯桓助宋莊逮其子厲公始而篡忽繼殺子儀且反公父定叔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亂臣賊子同惡相濟雖其親父子且弗顧而後之儒者又可助段而揚其熾乎余熟覽春秋列國時事及有明建文之世而歎左穀釋經與經意悖

足為後世名亂謹書此以質後之君子

鄭莊公苐三論

余於莊公叔段事既再為論以明之而穀梁之論尤謬穀梁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致明建文帝於燕師軼境之日猶勑諸將無使朕有殺叔父名使叛逆之臣聞之輕騎深入冐險突圍諸將莫敢加兵卒肇金川門之禍是亡惠帝之天下者穀梁一言啓之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明其為賊敵乃可服親則非賊賊則非親二者

不容並立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況親執干戈破城殺將之賊而可縱釋不誅以遺後患乎且其言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獨不曰段之處心積慮成於篡乎釋其臣而責其君為亂賊立一䕶符為君父設一藩制致周襄王於叔帶之難倉皇出奔曰寧使諸侯誅之無傷母氏意而後世儒者謂同於舜之處象飾退讓之小名忽宗社之大計是徐偃之仁宋襄之義滅亡之道也且以段之興兵聚衆跋扈肆横而曰

猶取諸其母之懐中而殺之夫段豈懐中之赤子乎果
爾則周公先不宜致辟管叔於商矣若謂周公為國家
除難而鄭莊止利一身殊不知莊公既立則社稷為重
而身為輕段所圖利者鄭之社稷非止莊公一身也若
以此引嫌則當於嗣位之初先宜退讓而弗居不當既
立而輕以其國為兒戲公穀俱謂殺母弟直稱君甚之
比於天王之殺佞夫夫儋括欲弑王而立佞夫佞夫不
知此出於無罪而見殺烏可與段比例故佞夫書弟而

段不言弟書法顯然具見余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臣而三傳不明大義解經而適以亂經孔子明書趙盾弑其君夷皐三傳則曰非弑也不討賊也如此則司馬昭亦可云非弑孔子明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傳則云非弑也進藥而藥殺也如此則霍顯亦可云非弑孔子明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三傳則曰非叛也欲清君側之惡人如此則朱全忠李茂貞之徒皆得以横行無忌孔子明書子野卒與子般卒子卒同例三傳則曰毀也

如此則凡弒其君於宫庭隱處者皆得以售其奸夫趙鞅晉陽之甲夫人而知其非趙盾許止之獄歐陽公有定論即子野之蒙弑前明諸儒及近世方望溪氏猶有能白發其奸者獨鄭莊叔段之事晦昧終古使後世篡逆臣子成事則為成師之世享晉國燕王之晏有天下不成而猶得為叔段蒙文人學士之哀憐與孔子作春秋之意相反昌黎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豈無故哉

衛石碏論

嗚呼吾觀于春秋衛石子之事而知古来之除奸必出于慎密持重而輕發則未有不敗者也當石碏之極諫于莊公時此特禍之始萌耳逮莊公薨而桓公立此時莊姜為主于内石碏老臣柄政于外豈不可奪其兵柄斥居外國亂何從生而顧告老以去此必度知桓公之為人柔懦不足與圖事又州吁權譎能使其衆觀石碏之子厚為之出死力則其人可知先發恐至僨事故隱

忍不發至十六年亂果成列國不惟不能討而反爲之
援此時石碏决計圖之然猶未敢聲言討賊父子之間
未嘗偶露至石厚問定君之計乃使入陳請覲告于陳
而使執之此特一匹夫之力耳可見兵權在握君無如
其臣何父無如其子何然此計何不發之于十六年之
前使桓公不至于弑而國君新立州吁罪惡未著則爲
桓公内不能容其弟莊姜下不能容其子而石碏以殘
害骨肉導其君要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嗚呼始之

能慎後之能斷指麾談笑變故立定石碏可謂千古一人矣後世具此大力以小人而除小人則有若元載之于魚朝恩史彌遠之於韓侂胄而大臣謀國誅剪巨憝則若王曾之除丁謂楊一清用張永以除劉瑾徐階之討除嚴嵩俱外不設異同之迹機會可乘不崇朝而制其死命譬之搏虎一擊不勝則將為所噬吾獨悲夫明季諸君子絶無長慮却顧之術虛張聲勢恣意抨擊俱入奸閹之手卒之身填牢戶而國運亦隨以斃後之君

子其亦觀于石碏之事而審所措置哉

晉狐偃趙衰胥臣論

從古一國之興莫不有股肱宣力之臣後利而先義推賢而讓能蓋自唐虞之世禹臯稷契交讓一堂下逮春秋伯者之佐亦莫不稟此意以周旋無後世草昧初起飲酒爭功拔劍擊柱之態于此益知先王禮義之教去人未遠也余觀晉狐偃趙衰胥臣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從公子于外十九年幸得返國即使其才庸下亦當

居首功况三人皆天下才而當作中軍謀元帥之時趙衰薦郤縠又讓欒枝先軫狐偃讓于狐毛而已佐之猶曰此其同列兄弟也逮狐毛死先軫子且居為上軍將而狐偃佐之先軫死子且居嗣為中軍將而趙衰佐之胥臣亦舉郤缺而終三人之世未嘗將中軍夫狐趙于先且居為丈人行而先軫未嘗有從亡之功乃父子並將中軍上軍兩世而狐趙為之佐先氏偃然列其上而不疑狐趙泰然處其下而不忌相與出奇効策戮力同

心此豈文公之德有以致之殆亦氣運使然天生此三人以昌晉之伯也至再世以後狐偃子射姑以易班殺陽處父矣趙盾逐賈季放胥甲父矣胥童以胥克之廢怨郤氏矣植黨樹權營私報怨即其父子祖孫已有絕不相似者殆亦有莫之為而為者耶余觀人臣功名之會莫不敗於爭而成於讓樊噲陽以葢世英雄而淮陰侯謂生乃與噲等為伍李道宗以宗藩宿將而尉遲敬德至拳敺道宗目幾眇趙韓王以儒臣佐命亦不免有

專權之譏蓋讓德之難如此元李思齊與察罕同起兵逮察罕死子庫庫總天下軍而思齊不為之下至治兵相攻若三人者豈特天分過人蓋亦沐于先王禮義之教浸淫而不自知觀趙衰之薦郤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胥臣之舉郤缺曰敬德之聚而子犯詒公子不以得國為利至蹈九死而不悔非有得于聖賢之教而能然乎夫三子偶不為聖人所論列而曾氏傳大學戒言利而述舅犯仁親之訓其意以為過齊管仲遠矣夫鮑叔

牙薦管仲而管仲治齊專興魚鹽之利不聞為國樹人三子所舉人才晉國賴其利者再世而管仲死五公子爭立齊國大亂不聞有管仲推轂之臣為國柱石主持國是則較三子者之優劣豈不大相遠哉

鄭燭之武論

世多稱燭之武退秦師謂與展喜犒齊同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以余考之良不然燭武特戰國策士之先聲偷取一時之利其實兆鄭二百年晉楚之禍者燭武為之

也何則鄭之大患在楚而唯秦與晉合則力足以抗楚庇鄭而無患往者齊桓嘗勤鄭矣卒之楚患未已甚者江黄則為楚所滅獨至城濮之役晉合齊秦攘楚楚力屈遠遁而鄭乃得安意事晉令一旦秦晉以小嫌伐鄭其實主兵者晉也為鄭之計宜屈體以求成于晉晉退而秦亦退秦晉之懽不失則晉之足以庇鄭者如故也乃間秦撓晉用三帥戍之未幾秦旋圖晉使晉襄不禦之于殽而鄭蚤為秦滅矣一自殽之師起而秦晉之仇

不解楚且乘間以合于秦使晉力疲于西不得復致力于東楚得日翦東諸侯而無忌鄭且駸駸日逼矣夫秦晉楚匹也燭武第知當日説秦可以紓二患不知啟秦窺覦之心而又多一秦患幸而殽師扼之而秦患不至而晉勢孤力不能抗楚而楚之禍方深厥後秦晉之仇二百年不解而鄭國晉楚之禍亦二百年不息犧牲玉帛待於二竟猶不得免是誰之咎哉晉悼之與結吳撓楚楚之有吳患猶晉之有秦患也楚勢稍屈而鄭亦得

以稍安然吳卒肆橫齊魯且惴惴焉向使秦晉合力足以制楚而有餘無用召吳中國不特無楚患并無吳患矣余反覆晉楚二百年事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于燭武之一言為之階也後之當事變者長慮却顧審擇所從毋偷一時之利而釀百年之害致蹈燭武之故智哉

衛蘧伯玉論

余觀伯玉世稱大賢夫子亟稱之及觀左氏傳于襄十四年孫甯逐其君衎逮二十五年衎復入伯玉俱不對

從近闕出曰嗟乎左氏所稱殆不可信如果有之是春秋之馮道也尚安得為伯玉乎哉且夫子之作春秋將以嚴君臣之分立臣子之防使為人臣者盡忠不貳以事其君今以伯玉此舉為合道是使後世之偷禄取容全生苟免者有以藉口與春秋之志違矣夫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傳曰謀人之家國危則亡之當孫林父之以謀告伯玉也伯玉能正色直辭以折之使不敢動上也不然乞師大國討孫甯之罪而復其君次也不然則

逃之深山終身不復出又其次也乃衍出而臣剽剽弑而復臣衍有事則束身出境無事則歸食其禄視其君如奕棋漠然不關其慮是五代之季畔亂反覆者之所為而謂伯玉出此乎哉或謂伯玉身非正卿故委蛇以合道又非也夫位之崇卑不同而其為人臣子則一也今有人欲刼質其父謀之其子更十年而復歸之其子乃愬然不顧其父之出也聽之其父之歸也復受之是尚安得為人子乎或又謂衛侯之出其君實甚晏子所

謂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者非歟曰晏子之論後世猶有非之者況獻公之出特以不禮于權臣而孫甯謀先非有淫昏不可道之行尤不可與齊莊之弑同日語也子朱子乃引爲卷而懷之之證余疑其事而急辨之如此

曰然則左氏非實録歟曰左史一也史于武公之德而謂其弑共伯而自立豈弑立之事亦有可信者歟

列國謚法考

鄭夾漈著謚法略謂謚有美而無譏臣子當大故之際

而加譏貶于君父非先王之法楚頵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此變夷之習也嗚呼鄭氏好為異論而不自知其顯同于始皇之見且鄭氏獨未聞孟子乎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係周時人幽厲豈非惡謚其踈謬不待辨而可知矣廼余遍考春秋之世通君臣皆有謚者惟魯衛晉齊四國為然然皆卿有謚而大夫無謚公族世卿有謚而庶姓無謚其餘遠國如秦楚中夏如宋鄭則君有謚而臣無謚至吳越徐莒則君

臣皆無謚秦之蹇叔百里奚楚之令尹子文孫叔敖子重子反皆位為正卿著有功業不聞以謚稱也宋華元向戌無謚鄭之子皮子產子太叔皆赫然著見于春秋之世而後世不聞以謚稱二百四十二年莊公世惟一公父定叔僖公世惟一皇武子襄公世惟一馮簡子哀七年有駟弘別為桓子思九年有罕達為武子賸然杜註惟于公父定叔及駟弘明之曰謚其餘則無註又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来聘韋注云成子子產之謚此

弟見于國語而左傳則無之至魯衛齊晉得謚者最多簒弑之賊如魯共仲季平子衛之孫文子甯惠子齊之崔杼晉之趙盾無不有謚而衛之史魚蘧伯玉無謚孔子大聖人亦無謚則以異姓非世為卿晉以祁奚叔向之賢而無謚則以雖公族而非為正卿晉有非公族而得謚者惟樂王鮒一人則或以晉君之嬖而為范氏私人之故夫易名之典起于周公當時以直道行之而其後世惟論爵秩之崇卑且為世室大家所竊據而虛稱

美號加于篡逆之賊如慶父之為共意如之為平謬盭尤甚周公之後裔且然況其外餘子乎子貢與孔子尚論諸賢如孔文子公叔文子二人斤斤有循名責實之思而仲尼之卒哀公作誄子貢不聞請謚意其時已成習尚雖孔子大聖不得援公族之例以請歟此外如陳之轅宣仲公孫貞子蔡之聲子郳之茅成子他國行謚亦間有之然傳文闕畧莫可深考吳越之君如闔閭句踐皆無謚故以延陵季子之賢而亦不得謚成十四年

莒子朱卒楊氏士勛曰渠邱公也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葬徐子章禹亦無諡是則蠻夷之俗不知有諡而鄭氏之言顛反之此尤不思之甚也夫諸國之無諡用夷禮宋之無諡因殷禮獨鄭為王室懿親冠蓋交于中國而其諡見于傳者寥寥止三四人然其行事皆不概見于春秋其顯然著名者則無諡此不可解者余為列其端緒以俟後之君子博考而得其故焉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九